

江湖異俠傳

沈建歐題



武俠小說
江湖異俠傳

全書一厚冊定價入洋六角

重慶 成都 汕頭 汕頭
中華書局 振華書局 振華書局 振華書局
重慶 成都 汕頭 汕頭

江湖異俠傳序

吾國游俠之風。自古彪炳。其遺聞軼事。每使後之人士向往欽企。低徊不能自己。於是而養成我民族慕俠好義之風。震爍寰宇之國民革命。乃得終成偉烈之功。漪歟盛哉。顧歷來傳武俠者。游俠傳而外。每多誤解武俠之意義。坊間武俠說部所傳之俠士。儻非好勇鬥狠之蠻夫。則爲怪力亂神之野語。欲求一不背武俠之旨。而足爲後世楷模者。殊不多覩。降及近世。每下愈況。武俠小說汗牛充棟。夷考其實。則大多拾取前人筆記。拚湊成篇。參雜里巷神話。炫奇稱異。以駭誘世俗。於戲作風沒落如斯。不亦悲乎。萍水文若翁。家學淵源。而又俠性夙具。年十四五。慨然從軍。單騎退賊。拯衆數百。江右嶺北。至今豔稱之。顧伯言年少。李廣不侯。知己既亡。國士遂隱。若翁於中山逝世。以少將解甲。蟄處海上者數年矣。其所以別署若翁者。欲自消磨其英武之慨。實則殺賊功成。下馬歸農之壯士。今年方三十也。年來若翁慨於國民俠性之淪亡。慨然抱提倡之志。以其胸羅之富。著爲武俠說部。傳武俠之正宗。勵末世之澆俗。有益民族。又何待言。初

集告成。受讀一過。覺其字裏行間。正義凜然。而事態波譎。又不離乎常經。如斯之作。乃無愧於武俠。則若翁正邪說挽狂瀾之功。亦又偉矣。君子之行。無往而不利。世斯言也。於茲益信。是以喜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一紀念節。洞庭來甫秦復元序

江湖異俠傳敘

吾友萍水文郎。字公直。別署若翁。弱冠屬文。已驚江右。髫年投筆。底定瀟湘。罔文采風流之叱咤英雄也。年來感於讒逆。息影滬濱。閉門却掃。以琴書自遣。暇則爲小說家言。謂不能以心力定國。自當以心力娛人。其言確。其心苦矣。會值太夫人返駕。若翁哀毀之餘。嘗以太夫人不及見其獻馘爲恨。積感之餘。乃走筆成武俠說部數十萬言。撰著於憂憤感慨之時。自成憂憤感慨之作。毋怪書中人之激昂慷慨。其亦蘊於中而形諸外。天欲成斯妙文。乃使吾友遭茲艱困。以激成之耶。則文固足以壽世。而吾友苦矣。書成以付益新書店主人錢青君爲之署名曰江湖異俠傳。校讐既竟。爲誌其所由作於斯。俾後之讀者知吾友非如世之受雇而雜湊成篇。欺世盜名者比也。

武進章豈凡謹敘

題詞

題萍水文郎撰江湖異俠傳：

揚風勵俗，

吾儕之職；

斯作一出，

頑廉懦立。

俠爲本性，

學有宗風；

匯而作此，

是曰成功。

楊塵因敬題

題詞

不成雄豔不風流。

海國馳驅紀舊游。

公子自來多俠性。

書生原不爲貧羞。

匣劍有心定華夏。

毛錐橫掃著陽秋。

悽咽琵琶天寶事。

一腔遺恨付君收。

題

公直少將著江湖異俠傳

吳縣沈異塵

題詞

宣揚國性 提倡國術 喚醒國魂 保存國粹

是古國之文化 是華國之文章

公直先生著江湖異俠傳 初集付剞劂 敬綴

數言 以誌欽企

古董姜俠魂題

小武
說俠

江湖異俠傳 初集目錄

第一回 走窮途孝子絕糧

錫同類郎貨留客

第二回 憐孤客村翁作東道

仗大義俠士赴南疆

第三回 度庾關英雄刺虎

探官驛義士鋤奸

第四回 千里俠賁夜誅豪

袁崇厚客途卹老

第五回 王道藩夢中託孤女

劉員外積德養姣兒

第六回 謀遺產劉權行兇

護貞操慧珠死節

第七回 石植武府衙揭奸

金鈎李濫牢誅蠹

第八回 陳遂大鬧武昌城

李忽同赴洞庭約

第九回 凌霄俠女扮男裝

花明賊恩將仇報

第十回 君山寨朱恆宴賓

岳州城方柱求計

第十一回 遭強梁鴉兒陷身

誅凶暴凌霄飛劍

第十二回

入宮門凌霄告密

慕劍術盛女從師

第十三回

鬥劍法余璧喪軀

設毒謀王雷告變

第十四回

陳大帥勦滅君山寨

莊統領兵敗洞庭湖

第十五回

沈祖師破除妖道

小劉馥入贅東床

武俠
小說

江湖異俠傳

萍水文公直撰

第一回 走窮途孝子絕糧 錫同類郎貨留客

却說江西贛州府城對河十里地方。有一個小村落。名喚洪昌墟。雖然不是個什麼大集鎮。倒也有幾家商店。每逢三六九墟期。遠近做買賣趕墟的都來做生意。彼此交易。博些蠅頭微利。這洪昌墟因爲縣城隔了一道河。村裏又有二三百戶人家。所以比別的墟集稍微熱鬧些。有一年冬天。下了兩天的。大雪。忽然晴了一天。第二日仍然刮起北風來。把那將融未融的雪。都結了極厚的冰。更加冷得厲害。恰值那日是個墟期。那些趕墟的。因飢寒驅迫。還是挑着貨擔。一班一班的冒風踏雪。從那琉璃般的曠野。攢行到墟上來。內中有一個賣針線的貨郎。姓盛。名叫做阿興。本是個商賈世家。只因營運不利。在他的父親盛時寬手裏就把本蝕完了。待他長大成。已是一室空懸。三餐難繼。只好向他父親的朋友處告貸了。幾兩銀子做本錢。挑擔趕墟。也賺幾文辛苦錢來養蟠白的父母。那天阿興挑着貨担。清早趕墟。走到離墟還有兩里多路的地方。已

經被那北風吹得手足皆僵。實在有些掙扎不住。想道。不若到左近熟人家討鐘熱茶喝。壓壓寒氣再走。想罷。便望那往常認識的萬大戶莊上走來。不一會到了萬家門前。阿興便挑着担子來到滴水簷邊歇了。摘了笠簑。回轉身走到門邊一個小房子裏去。找那看門的老汪。那知一進去時。不覺大吃一驚。原來老汪不在房裏。那床上直僵僵的躺着一個少年人。兩眼似閉非閉。露着那魚肚色的眼珠。兩脚直伸的和死人一般。一動也不動。阿興便連忙退出。想要到廚下去找着老汪。問這躺的是他何人。剛纔出得房門。只見老汪手裏擎着一個粗碗。顛巍巍的從側門裏走將過來。迎門看見阿興。便叫道。阿興。你來得正好。你可是去趕墟麼。還早着呢。你幫幫我的忙吧。阿興道。正是去趕墟。因爲想着你老。來望望你老。你老有什麼使喚。這床上躺的又是誰呢。老汪一面招呼阿興進房。一面說道。我也不知他是誰。打今兒個早上。我開門時便見他靠在門冰上。問他時有聲無氣。我想着不過是受了凍。想扶他屋子裏煖煖就會好。不料扶了進來。反到比先更加厲害了。現在祇有出氣沒有進氣。倘或他一死。我主家知道了。我可不是吃不了兜着走。這纔叫做一隻葫蘆結在嶺上。取來掛在頸上。不是多此一

舉麼如今只好弄碗薑湯來救救看。倘若再不行。我就沒法子。只好煩着你幫着我把他抬着。仍然扔出去罷。我嚇了這一回。下次再也不敢心慈多事了。阿興聽了一面應着。隨着進房。幫着老汪燃燒柴火。然後把那人扶起。撬開齒關。將薑湯慢慢灌下。又探探那人的鼻孔和額頭。道。還不怕。只是凍得厲害。須得三五日纔能復原。老汪道。只要不死在我這裏。我就謝天謝地。即使蘇醒了。走不動時。我自願雇輛車子送他回去。全始全終的做了好事。也脫了我的干係。阿興正握着這人的手。替他煖着。忽聽得他微微的哼了一聲。接着又細細的喚了一聲。哎呀。阿興便連忙道。好了。好了。不妨事了。老汪忙丟了火鉗。走到床前問道。你好了麼。一連問了兩聲。那人纔翻動那呆白的眼睛。瞬了一瞬。慢慢的將頭點了兩點。阿興道。你老不要忙。加點柴。把火燃大一點。待我來把他扶起。靠着坐着。順順氣兒。光景就快好了。於是兩人又忙亂了一會。那人纔睜開雙眼。叫聲老丈。謝謝你。老汪道。你好了麼。聽你口音不是此地人氏。你姓甚麼。爲何弄得這樣呀。那人嘆道。說起話長。我承老丈救活。真是再生之恩。但我兩天沒吃。飢寒交迫。受痛已深。性命終歸不保。老丈的恩德。只好來生再報罷。說罷撲簌簌掉下淚來。

老汪道。你兩天沒吃飯嗎。我這裏有冷粥。待我在這火上燉熱了。你先喝些罷。你且說你爲什麼到此呢。那人咳嗽一聲。吐了一口烏黑的冷痰。纔說道。我姓仇。名叫芝田。祖貫江蘇人氏。只因父親出外經商。多年不回。我母急成癆病。去年去世。我立志要找我的父親。葬母之後。便拋書不讀。想到揚子江一帶尋找。忽聽得我父親的朋友。由廣東回來。說我父親在那裏做買賣。我便立意到嶺南去。恰值我隔壁鄰居家裏寄住的一個衡山人。名叫李仲威。他要走江西收賬回湖廣。我聽他有武藝。想仗着他結伴同行。不料李仲威這狗男女。竟是江湖強盜。欺我文弱。設計專來害我謀財的。前十天的光景。我和這賊搭船到臨江府。我說道。李兄。我聽得船家說到衡山須登岸走旱路。你我不是要分手了麼。我此去要過梅關。聞道是個強盜窠。若得李兄這般好漢同行。我可以放心了。還許他到了地頭。重重謝他。次日將晚。船到鬼愁灘邊。船主因風大不敢近灘。把船靠在岸邊。那賊道。仇兄。你我這几天在船裏悶的慌。今夜月明如晝。我們何不上岸散溜散溜。我也因悶的老久。不合應允了他。携手上岸。走到有幾百步遠近。那賊忽然喝叫我站住。颼的從衣底拔出一把明晃晃牛兒尖刀來。道。小子。你知道江湖

上有個歪頭龜麼。咱老子就是這位大名鼎鼎的活閻王。此來以爲小子有一萬八千移家往粵。不想只這些銀兩。到是老子輕勞大駕了。如今不要你這眼糞。老子又沒做過空手買賣。順便拿來喝酒。也是老子便帶的生意。此地就是你的老家。老子送你送到了。你把衣脫下。免得老子動手時弄髒了可惜。我見了那閻王般凶惡的面貌。聽了他豺狼般很毒的言語。只嚇得魂飛魄散。連忙跪地求他。情願把銀兩衣服一齊與他。只要留我一命。尋父親。那賊又喝道。你休做夢。留你性命好讓你去官府告我麼。我雖不怕官府。如何一清兩楚。免得麻煩的好。小子不要嚕囂罷。趁早些好投胎。老子好趕路。我仍是哀求不已。那賊性起。便提着我頭髮。逼着剝了衣服。取了銀兩。將我朝那萬石峯嵯的河灘中一推。我自分死定了。天可憐。誰知却跌在水淺的山石中間。遇圍是水。兩旁是岸。那時任你叫破喉嚨。也無人聽了。好容易過了一夜。遇着贛州客船。蒙他救我到贛縣。船家又給我二百大錢。教我去見同鄉人幫助。我依言去求同鄉。無奈同鄉都說我是假裝的。一文不與。天又下雪。風又緊。不能過河。天短船慢。到此已晚。身上冷熱交作。害起病來。到得貴莊。想要叩門。不知怎麼暈倒。天可憐。不是老丈仁慈。已作

泉下之鬼了。說罷。不覺嗚嗚咽咽哭將起來。阿興聽了。便將芝田扶在床欄上靠着。抽出身子。提起火上燉的粥罐。傾在先前盛薑湯的碗內。擎到床前。遞給芝田。道。你且喝口熱粥。暖暖肚腸。再說。芝田顫兢兢的接過粥碗。纔問道。老丈貴姓。此位是誰呢。阿興道。我姓盛。叫阿興。住在世福村。（離此有五里遠近。）這位老丈姓汪。大號叫做德慶。是此屋的管家。救你的是他。我是趕墟路過歇腳。汪老丈請我幫着救你的。芝田聽了。又稱謝了一番。阿興道。這裏汪老丈不能做主留客。你不如暫住幾時。等天晴了再走。只是你又不能行動。如何是好。汪德慶道。不妨。我主人說話時。我拚却老面皮挨去。芝田道。已承兩位救命之息。如何好再累兩位。況且我尋父心急。不如稍候些時。仍舊掙扎着奔路。免得又使兩位爲難。阿興道。聽你所說。念念不忘尋父。真是一個孝子。天佛必定保佑你的。你放心。父子總有團圓之日。如今等我到墟場上去雇輛手車接你到我家裏去罷。我父親聽見你這般孝心。沒有個不歡喜的。德慶道。好雖是好。只是他怎能吹這幾里路的冷風呢。阿興聽了此言。也大費躊躇。好半晌。德慶霍然道。我好呆。這裏不是有件斗蓬麼。雖是破了。還可以擋風。再把這竹火籃盛上這火灸帶着。大概不

致受寒了。芝田嘆道。叫二位如此費心。此恩何日得報。阿興道。你不要客氣了。就是如此。斗蓬和火籃下回墟期。我給你老帶來。我去雇車了。你稍等等罷。說罷。拔步去了。這裏德慶又取了一件半舊布棉襖。送給芝田着了。又去廚下取了些飯和菜給芝田吃。并且對主人說明是一個親眷路過。家主吩咐。不得留宿。德慶便應了出來。又和芝田攀語。芝田說不盡的千恩萬謝。一時將飯喫畢。只見阿興引着一輛二把手小車子門前歇了。同着車夫進來說道。這會好些麼。趁早趕到我家裏喫午飯去罷。我也不趕墟了。說着便將貨担梢在車子左邊。手裏執着扁担箬笠。立在當地裏。這裏汪德慶整頓好了火籃。扶了芝田。給他披上那件破斗蓬。趑趑趑趑的走將出來。阿興帮着攙住。車夫端正好了車兒。芝田向德慶又道了謝。坐向車的右邊。阿興戴上箬笠。持着扁担。跟在車後。慢慢行走。汪德慶望着他們上了門前大路。纔回屋裏。這裏芝田和阿興冒着風望世福村行來。不多時。只見離路邊三五步遠。近有一椽房屋。看去約莫有三五間。那屋面上被冰遮住了。他看不出是草是瓦。屋前一面空地。當中有一枝梅樹。開滿了梅花。樹下堆着團團的稻草。草面上也給了一層冰。遠望去好像一座琉璃亭子一般。